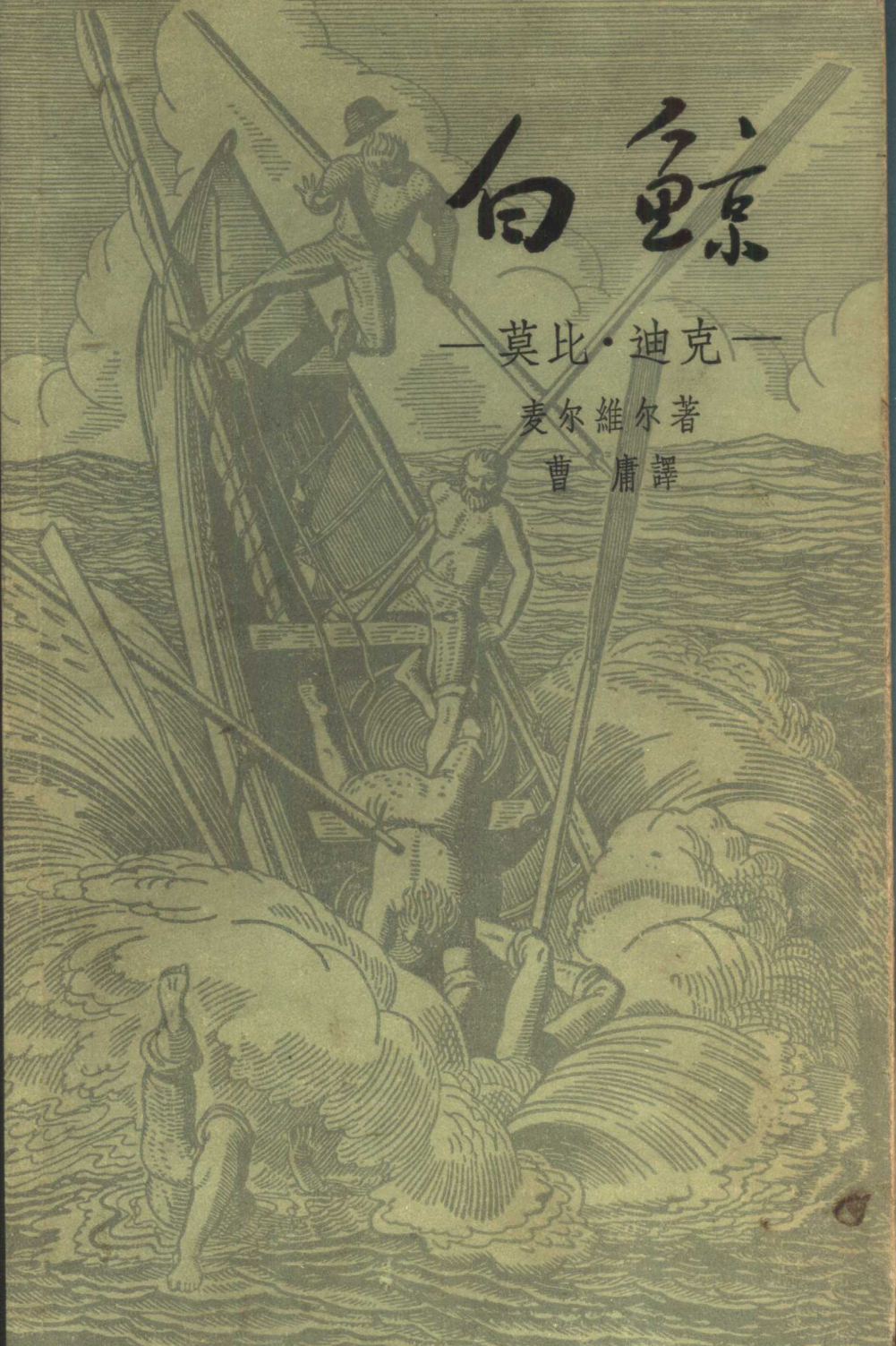


# 白鯨

—莫比·迪克—

麦尔维尔著

曹庸译



白

鯨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 9 5 7 ·

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or The Whale

本書根据 The Modern Library 1930年版本譯出

插图者：〔美〕洛克威尔·肯脱

白 鯨

——莫比—迪克——

〔美〕麦尔维尔著

曹 庸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英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545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27 3/8 插頁 6 字數 573,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4,000 定价(6) 3.10 元

## 序

卡尔—海恩茨·威尔茨貝尔格

### 1

十九世紀中叶，年輕的美国民族文学经历了它第一个隆盛时期。它在一八二〇年左右，經過一段長时期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所出版的几乎全是宗教方面的作品和个人历险的报导——之后，压倒了英国在文学领域中的优势。从这个时期起，散文和詩歌都有了急驟的发展，它們占有了北美大陆上的新生活的丰富主题，并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形成了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学。这种文学正是一个有力的証据，說明美国人也在思想的领域里获得了那种独立，为了它，美国的革命軍队曾在半个世紀前拿起武器反对英国人的統治。

伊尔文①和柯柏②，独立的美国文学的兩位先驅，在上一世紀中叶还有作品問世。他們受到同胞的敬仰和重視，但是，他們不再是那类給新文学指示方向的作家了。他們固然撞开了大門，但是，一八二〇年到一八四〇年間，新的一代的作家漸漸成長起来，他們却在找寻自己的道路。美国的資產階級排除了一切阻碍，能够繼續培植和发展那由有学識的上层人士从古老的

故土英国移植到美国来的文化遗产。那些旧的形式可以贯注一种新的内容；一种新的特殊的美国精神可以在文学中表达出来。

新英格兰各州这时成为早先十三个殖民地的文化活动，尤其是文学活动的中心。霍桑③在三十年代已经出版了他著名的小說集故事新編（一八三七），这里面他收集了早先已经在專集和杂志中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不久之后，爱默生④初期的論文集出版了。詩人耶費罗⑤和惠提埃⑥也刊印了他們初期的詩集。新英格兰的先驗主义，与其說它代表一种哲学体系，不如說它表现了美国东部沿海北方各州在社会、宗教、文学和科学发展上的一个新时代，它影响着精神生活直到六十年代的末期。

但是，这些决定了上世紀前半期的文学面貌的作家并没有形成清一色的集团。除了他們之外，毕竟还出现了那位虽然出生在波士頓，却在南方受教育的爱倫·坡⑦，他象一顆彗星似的迅速而强烈地发出光輝，而又过早地殞落了。他遺留下一些小說和詩歌，这些是不能从那英語文学的丰富宝藏中揩抹掉的，同时，他通过一系列卓越的美学文章丰富了文艺科学。

如果我們在当时要考察一群声气相投的詩人和作家的話，那我們必須將目光轉向馬薩諸塞州，那儿在波士頓和劍桥有一小批受有良好教育和生活优裕的公民，他們象婆罗門教徒一样，

- ① 华盛顿·伊尔文（1783—1859）：見聞雜記的作者。
- ② 詹·芬·柯柏（1739—1851）：小說集皮繩腿故事的作者。
- ③ 納·霍桑（1804—1864）：紅字的作者。
- ④ 拉·瓦·爱默生（1803—1882）：詩人，散文作家。
- ⑤ 亨·瓦·耶費罗（1807—1882）：海华沙之歌的作者。
- ⑥ 約·格·惠提埃（1807—1892）：廢奴派的詩人。
- ⑦ 埃·爱倫·坡（1809—1849）：作家，批評家，創作原理和詩的原理的作者。

## II

与当时为工业化所决定的日常生活隔绝着。罗威尔①，贺门斯②以及耶费罗都是属于这一阶层的，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中坚，并且在培育全然是精神的文化财富时，或多或少地过分跟实际生活失去了联系。

## 2

由于出身关系，赫尔曼·麦尔维尔无疑地可能跟这些不与人接近的婆罗门教徒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在父系方面，他可以回溯一系列体面的祖先，他们全都属于苏格兰贵族。他的祖父——甚至贺门斯在一篇诗里曾经颂扬过他——是约翰·麦尔维尔，淮夫郡累茨公爵的直系后裔，他在这方面又可以把他的族系推溯到一位理查·德·麦尔维尔男爵，关于他，我们知道在一二九六年，他身为苏格兰的贵族曾被迫向英王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过。

麦尔维尔的母亲是彼得·甘斯伏尔特将军的女儿，他在独立战争中曾因特殊功绩受过嘉奖。他出身于一个最古老和最富贵的荷兰移民的家族，这个家族通过多次的杂婚同其他著名的大资产阶级家族如象楞塞勒有了结合。

唯独麦尔维尔的父亲，一个富有的进口商人，遭受到业务上的损失，当他儿子赫尔曼十二岁的时候，终于破产而身故。由于这一变故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位母亲和其他七个兄弟姊妹身

① 詹·罗·罗威尔(1819—1891):诗人,文学批评家。

② 奥·温·贺门斯(1809—1894):诗人,有美国的贺拉西之称。

上，并且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资产，这样就改变了全家未来的前景。从这时起，赫尔曼·麦尔维尔所走上的生活途径，使他成为一个局外人，他和当时那些作家的联系变得愈来愈少了，直到完全断绝为止，而他以后的身世和作品也充满了谜。

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人当了普通水手，经过多年的历险后，一连写了四部长篇小说，从而使他在英国和美国受到赞扬；可是，这同一位著名的作家写了他的第六部最伟大的作品白鲸（莫比—迪克，一八五一），却不再为他的读者所了解，反而完全被人遗忘了。他当了一名收入微薄的海关稽查员，终于把他最好的壮年和晚年时光消磨掉了。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以他的小说使得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激动过。他一直被人遗忘，直到文学研究者在他死后三十年才又重新发现了他，整理了他的文稿，出版了他作品的全集。从这个时候起，麦尔维尔的作品成了无数研究工作的对象，而文艺科学也追赠给他愈来愈多的赞许，这些是他同时代的人拒绝给他的。

### 3

赫尔曼·麦尔维尔于一八一九年八月一日出生在纽约城。他青年时光大部分在阿尔巴尼度过，他的父亲死后，他还在当地的学校继续读了两年书。接着，他家庭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坏，使他不得不放弃求学，自己去赚钱维持生活。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头一次做事，是在纽约州银行找到了一个文书的职务，后来在他哥哥的皮货商店里工作，接着又改行去干农业，而最后去尝试当教

师。但他不能长期充任教师这个职务，一八三七年，他近乎是逃跑似的，突然应募上了航行到利物浦的帆船高地人号。他在长篇小说瑞德彭恩（一八四九）中描写了这次航行，这使作为船上侍童的他熟悉了当时严酷的水手生活。他在这部小说的第一页上谈到了这一非凡的决定的原因：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少年。大约是在我母亲还未从纽约迁到哈德逊河上的一个农村的时候，我们单独地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为未来的生活所拟定的几个计划都可憐地幻灭了；自己又急需要找点事做，加上天生有个爱漂泊的性恪，现在都一起涌上心头，而促使我到海上做水手去了。”

他从此第一次的航行归来以后，又辛辛苦苦地在毕茨堡，馬薩諸塞和东阿尔巴尼，纽约当了教员。当他在捕鲸船阿庫斯奈特号当上水手时，他显然是很幸运的。这只船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三日从新贝德福航行到南太平洋去。这次重新逃跑的动机——如果我们相信白鲸开头第一章的话——是和第一次出走一样的：

“每当我觉得嘴里越来越带苦味，我的精神象是潮湿、雾蒙蒙的十二月天的时候；……我便认为我非赶快到海上去不可了。这就是我的手枪和子弹的代用品。伽图是一边大讲哲学，一边以剑自刎的；我却悄悄地走上船去。”（见本书第一页）

经过十八个月的航行，他不能再忍受船长的暴虐行为和阿庫斯奈特号上那种非人的生活了。等船到了瑪盜撒島，麦尔维尔



和他的朋友托比(理查·托比亞斯·格林)一起开了小差，躲在努庫希瓦島上，他在野蛮然而和善的泰比人居住的山谷里住了大約四个星期。以泰比为名的那本書便描写了这次旅行的第二部分，而起初的一部分历险却写进了白鲸中。

麦尔维尔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乘了澳洲帆船路茜·安号离开了这个海島，几星期后，他同其他九个水手在塔希提島的港灣里被押下船，并且因有暴动行为被关了起来。經過短期的监禁后，他在南太平洋各个島嶼上差不多过了一年，到一八四三年八月终于踏上了归程。此外，他在檀香山还应募到軍艦合众国号上去当水兵，使他亲身体驗到这艘三桅軍艦上的情况，比在普通商船或捕鲸船上还要恶劣得多。麦尔维尔在奥穆(一八四七)一書中，报导了他在塔希提和社会群島等其他島上的經歷；我們从白外套(一八五〇)一書中可以了解到他当水手的一些經驗。

一八四四年十月，赫尔曼·麦尔维尔随合众国号到了波士頓。这以后几乎不到一年，那个著名的英国出版商約翰·墨累就获得了出版泰比一書的权利。这本报导經歷的書，是麦尔维尔用文学的手法描写他在遥远的南太平洋天地里的冒险、閱历和观察的一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他屬於那些最早跟土著島民发生密切接触的白种人中的一个。他曾生活在他們里边，曾研究他們的习俗，并且在南太平洋上经历了种种惊心动魄的冒险，几乎有四年之久。讀者們被泰比所激动；这位不知名的水手麦尔维尔一夜之間竟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泰比出版一年之后，接着又出了續集奥穆，這本書受到讀者同样热忱的欢迎。

泰比和奥穆不仅滿足了那些想知道南太平洋生活的讀者的求知欲，而且它們同时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社会使命。这就是說，

麦尔维尔在这兩本書里批評了歐洲列強在傳布基督教的借口下实行殖民政策，他們靠了自己文明上的成就使那些一向过着太平的原始生活的土著民族腐化了。

这两本書是被看为描写真实的小說的，然而，麦尔维尔在泰比一書中却仍有向其他写这类小說的作家借鏡之处。但是，二十世紀的文学研究者到現在才明了，几乎没有哪一个能象麦尔维尔具有这样的天赋，把自己所經歷的，所讀到的和所想到的融合成一个天衣无縫的整体。他把自己作为一个貪婪的讀者，把由别的作家那里讀到的东西那样有把握地据为己有，以至于日后变成他自己的丰富的宝贵經驗。当他把这些混合着他自己的經歷和丰富的想象重写出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抄襲。

麦尔维尔的第三部描写南海的小說瑪地于一八四九年問世，当时流行的航海小說正在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在这本書里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麦尔维尔把真实的冒險描写、浪漫的諷刺的笔調和哲学的議論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手法，使他的作品跟那些純粹报导事实的航海小說——这也許最好以达那<sup>①</sup>的兩年的水手作为代表——有所区别。麦尔维尔不仅报导，还赋予他的小說以事物，尽管是水手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劳动，仍能以詩情画意給与它們一种象征的意义，并且以它們作为动机，来討論那許多煩扰着他的哲学、宗教、政治和社会問題。航海的小說就这样在麦尔维尔的笔下成为一种特殊的門类，几乎不能，或者簡直很难把它列入到十九世紀的愈来愈寬广的文学潮流中去。他最著

---

① 达那(1815—1882)：以兩年的水手一書成名的美国航海作家。

名的小說白鯨——它是繼瑞德彭恩和瑪地于一八五一年出版的——在當時十九世紀中葉小說家們愈來愈豐富的文學創作中，無論如何是唯一的特殊的語言藝術傑作。這部小說同時表明了這位在二十七歲就出版了第一部書的作家第一階段的和最有成績的創作時期的頂峯和終結。當他能以白鯨這樣一本作品保證了他在世界文學中占有一席永恆地位的時候，他還剛滿三十二歲。

#### 4

和麥爾維爾同時代的人對白鯨採取了冷漠的態度，只有少數一些人突破了這種沉默，對這部小說給以肯定的評價，這一情況在我們今天看來，幾乎是不能理解的。對麥爾維爾來說，社會上對他突然採取的這種冷漠的態度產生了不良的後果。他是在泰比和奧穆獲得初期成就以後，于一八四七年同馬薩諸塞州的高等法院院長的獨生女伊麗莎白·蕭結婚，並且希望能靠筆杆來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計的。除此以外，他在馬薩諸塞和匹茨飛德附近買了一個農場（箭頭），等他在歐洲作了短期旅行（一八四九——一八五〇年）回來之後，就在那兒以作家的身份定居了下來。可是，他在这个新環境——由於同鄰近的霍桑有友誼的交往，使他感到雙倍的愉快——所寫出的第一部作品卻已經證明是失敗的了。

等到彼爾（一八五二）也受到批評界不友善的對待，和讀者不聞不問的冷遇時，他的處境變得更壞了。他以這部基本上同他

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的小說，象霍桑在同一年所出版的福谷傳奇那樣來探討一個類似的問題。這兩部小說都是描寫一個理想主義者在實行他善意的計劃時，遭遇到社會對他的阻力而失敗了。但是，麥爾維爾的彼爾要比福谷傳奇更淒慘些，而在那在副標題里所披露的曖昧行徑終於產生了亂倫的糾紛，由此使得那些主要人物自遭折磨悲慘而終。

當一八五三年，也就是遭受這次的不幸之後一年，哈潑爾出版社失火，燒掉了他全部作品的印板時，他作為作家的命運好象是注定了。他雖想如象伊爾文、霍桑或是後來的勃萊·哈特<sup>①</sup>那樣在海外求得一個領事的職位，却白費了一番心機。一直到一八六三年，貧困總是他的常客。比如我們可以肯定，他在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年間，每年收入幾乎不超過二百四十元。

帕特喃出版社——它在一八五五年曾出版過麥爾維爾一部關於獨立戰爭的小說以色列·波忒——眼看被迫在一八五七年經濟危機中把它的印板轉讓了。而那家畢竟敢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彼阿薩故事（一八五六）和諷刺小說騙子（一八五七）的出版社却遭到破產。他試圖象許多別的美國作家那樣靠旅行演說來增加收入，結果也失敗了。因此，我們可以料定，麥爾維爾的岳父不得不支助他和他人口眾多的家庭免受更大的惡運。

他給霍桑的那些信也是寫於極貧困的年代的，在信中，他慨嘆那種沒有保障的經濟情況，使得那些不肯迎合讀者趣味的具有獨立性的作家成為受賙濟的人。他寫道：“一個人却必須一直懷着靜如止水，冷若冰霜，青草悄然茁長的心情來寫作——我怕

---

① 勃萊·哈特（1836—1902）：美國作家。

这很难說是我的心情。錢糟塌了我；可是，这个存心不良的惡魔却一徑在对我吡牙咧嘴，把門半敞开着。”①而在另外一处，我們又讀到：“究竟煞費苦心地做有什么用呢？現代的書为什么会这样短命呢？我虽然在这个世紀中写下了这些福音書，却須死在路旁的小沟里。”②

那些以彼阿薩故事为書名而收集起来的短篇小說，是他第二阶段創作时期的最优秀作品，在这一阶段，有时看来，麦尔維尔的才华好象是被埋沒在那些不断重新出現的忧患之下了。如果說他在瑪地和瑞德彭恩中已經对英国海港城市貧民窟里群众的貧困提出了抗議，那么，如今在許多稍后写作的短篇小說里，社会貧困問題又重新成为中心了。除了那些显著地批評社会的短篇小說（如單身汉的天堂和少女的地獄或两个庙堂等）之外，就有写南海的短篇小說蠱惑，辛辣的諷刺小說巴特列比和書記，以及麦尔維尔根据真实的材料写成的航海冒險小說本尼托·西利諾。

尤其是巴特列比这篇小說，故事是描写一个滑稽的畸人終于厌烦了他抄写員的职务，它意味深長地反映了麦尔維尔当时的心境状态。看起来好象作者預料到，他不久也將擱下那支在他生活中表明得那么无用的笔了。

一八六三年，他帶着自己的家眷迁居到紐約，在那里，他在一八六六年終于覓得了一个外勤的海关稽查員的职位，这算是对他不断的辛勞給与了微薄的酬报。他掌管这个职务达十九年

---

① 原注：給霍桑（1851）的信，节引自朱丽安·霍桑著：霍桑和他的夫人二卷集，倫敦 Chatto & Windus 1885年版。第一卷402頁。

② 同上第一卷403頁。

之久，到一八八五年当他得到了一宗小小的遗产时才告引退，摆脱了这个充当职员之苦役。那部不十分完整的諷刺長篇小說騙子——它主要是針對美国人的牟利心的——是麦尔維尔所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作品。

通过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的內战——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由于北部各州战胜了维护奴隶制度的半封建的南部，重新恢复了民族的統一——麦尔維尔暂时从他的消沉情緒中被拖了出来。若說他没有积极参与其事，那么，他却至少——即使没有惠特曼那样热情和激烈——以詩人的身份用他的言辞维护奴隶解放的事业。我們在这里引証他詩集战争的后記中的一句話，便足以显示麦尔維尔是一位告誡者，并且同时表示他这种忧心忡忡的忠告是多么正确。他这样写道：“战争的年代，試煉了我們对合众国的忠誠；和平的岁月，却可以考驗我們信仰民主的真心。”①

关于麦尔維尔創作后期所写的詩作，我只預备談一談克拉烈尔（一八七六）。这是麦尔維尔回忆他二十年前（一八五六）到圣地去旅行所写的。他自己称这首描写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朝山进香的詩——詩的形式同坎特伯利故事相似——“是几千行有关朝山进香之类的韵文，写得极其不受欢迎。”②那些信仰不同的朝山进香者所作的宗教性談話和幻想，正是他用詩的形式反映了自己在寻求和探問一种足以容納和解决一切矛盾的信仰。只有这样一种信仰能够給与他終身都在寻求的安宁和信心。

① 原注：引自紐約麦米倫版（1848）美国文学史第一卷465頁。

② 原注：麦尔維尔給比耳生的信（1884年12月10日）。

就这方面的关系看，短篇小说比利·拔德——本雅敏·勃里登曾用它作为同名歌剧的题材（一九五一）——具有重大的意义。麦尔维尔是在他逝世（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前不多几个月才完成这篇小说的。人们从他的遗稿中发现了，而到了一九二四年——在麦尔维尔重被世人发现以后——才发表出来。在这篇小说中——他经过几十年之后才终于重新从事散文创作——以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世上的善与恶又一次作了较量。比利·拔德，这个漂亮的水手，以他那极正直而坦率的性格败于本性邪恶的克拉加特的诡计之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口吃，当他眼看着自己在船长面前被克拉加特下流地诬蔑时，这种毛病一下子工夫竟成为他的厄运了。他用拳头来回击对方的谎言，而克拉加特竟被他这一拳打死了。这件事情发生在英国舰队里，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因为大叛变（一七九七年）的缘故，兵士必须严格遵守战时服役条规。比利·拔德个人的名誉感受到损伤是这样使他悲愤，以至忘记了根据船舰法规，他对长官应负有什么义务，结果是知法犯法，不得被军法处死。比利·拔德从开始就是不能容忍坏人坏事的，而克拉加特那方面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恶行，麦尔维尔便以范尔船长这个人物创造了一个人，他是唯一能洞察这两种相反的本性的，于是在他的心胸里展开了义务与偏爱之间的道德上的斗争。他的心是向着比利·拔德的，但是，由于他身为船长兼法官的职务，他觉得自己不对这个无辜的水手宣判死刑。然而，他自己的内心是感到不安的，到他临死的时候，还在思索着如何公正判决的问题。

麦尔维尔没有说出他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给读者以协助，使他们靠了作者的协助，终于象他一样，做到在内心上来否定这

項判決。他同時使我們了解到，比利·拔德在一位比范爾船長更高一級的法官面前已經得到了寬恕，因而使我們同小說中善行敗輸這一痛心的事實和解了。善與惡在這兒不再是——象麥爾維爾從前的一些作品那樣——密切地相互結合着的了，或者是某一種現象的兩方面，而是兩個明確地互相分離的概念。惡是无理的，不人道的，它同正常的人隔着一道深深的鴻溝。甚而至于在一場悲劇性的衝突當中，當惡好象是要得勝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相抵消的正義來幫助善，使它終於獲得勝利。麥爾維爾似乎在他去世前不久，懷着這種信心獲得了某種安寧。如果說——象他所相信的——境遇和一般的生活法則已是不可改變的了，那麼這位七十歲的老人就寧可懷着某種棄世的心情，去相信一種神性的正義會有所作為——即使不在人間，那麼總會在天國里——創造出那必須的均衡來。

## 5

如果說麥爾維爾在比利·拔德這篇小說也許近乎克服了他內心的疑念和矛盾，那麼，在他這部主要作品白鯨中却是寫在他生活和創作的這樣一段時期：在這段時期里，他感到自己受到各種問題的侵襲，在這段時期里，他迫不及待地要在一部偉大的長篇小說里來說明他的意見，來澄清他的思想。

為了全然正確地評價麥爾維爾在捕鯨船上充當水手這一非凡的命運，以及終於為白鯨選擇這一背景，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事實，航海，尤其是捕鯨，在上一世紀中葉多半是只有走投無路



的人才去謀求的一种职业。捕鯨时的危險和辛勞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无疑是超过其他各种航海的，这也就可以明白，海員們常常單被这一事实就给吓倒了：出航去捕一趟鯨往往可以持續达三年之久。熱帶地区火也似的炎熱和極区刮来的冰寒刺骨的风暴侵襲着水手們的健康；一无变换的粗食和帶咸味的水就是他們的飲食；再加上粗暴的船長时常不人道的統治，往往把在簡陋的帆船上的狭小天地中的生活弄得象在地獄似的。那么，在許多捕鯨船上往往聚集了人类社会里的渣滓——这帮人是不能干别的职业的，不然，能离开几年，对他们倒是合适的——难道是件奇事嗎？船老板和船長几乎不能对人員加以选择，因为随着对鯨骨、龙涎香和鯨腦油的需要不断增长，那飞跃地在扩大着的美国捕鯨队对水手的需要也在增长。

况且美国人在上一世紀初已經把英国在捕鯨这一部門的霸权地位中排挤掉了，并且拥有約七百艘捕鯨船，等于全欧洲的三倍。就他們从捕鯨所获得的财富来看，这实际上是要发展到壟断的地位。

象捕鯨这样惊心动魄和充滿危險的职业，在广大的人民当中引起很大的兴趣，并且终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字，通过它，讀者可以对大洋中的生活得到一种印象，而无須尝到一点点不快，这只是大自然的事情了。因此早在白鯨問世以前，就已經出版了一些描写捕鯨船上生活的書籍。在这些小說中，那条白鯨莫撒·迪克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被J·W·雷诺在尼卡波卡杂志（一八三九年五月）上描写过。那个在欧文·彻斯的挨悉克斯捕鯨船最可惊而悲惨的失事記（一八二〇年）里充当过一个不幸的角色的海洋怪物，似乎跟莫撒·迪克是同一只大鯨。